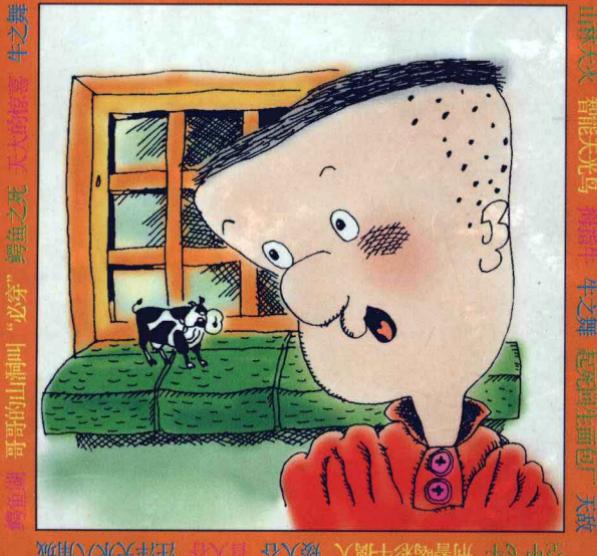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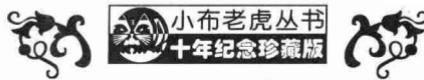
拇指牛

北 董 著
耿志远 图

八角城里的牛奶风波 山里娃送奶 哑女的歌声 左犄角和右犄角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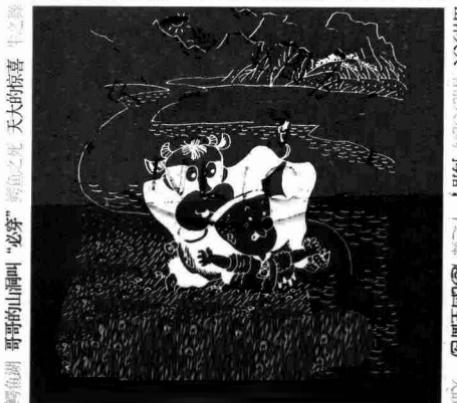
春风文艺出版社
CHUNFENGWENYICHUBANSHE



拇指牛

北董著
耿志远图

八角城里的牛奶风波 山里娃送奶 哑女的歌声 左犄角和右犄角



空中飞牛 刷毛毛毛牛耕人矮人谷 脚人谷 红羊大忙八角城

野猪湖 嘎嘎的山洞叫“必穿” 鲫鱼之死 天大的惊喜
牛之歌
山林大火 智能长光号 拇指牛 牛之舞
起死回生面包厂 天敌

春风文艺出版社
CHUNFENGWENYICHUBANSHE

◎ 北 董 2008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拇指牛/北董著. —沈阳：春风文艺出版社，2008.6

(小布老虎丛书)

ISBN 978-7-5313-3327-2

I . 拇… II . 北… III . 儿童文学—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 . I287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8) 第055431号

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地址：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5号 邮政编码：110003

联系电话：024—23284285

春风文艺出版社 网址：www.chinachunfeng.net

小布老虎编辑部 主页：xblh.chinachunfeng.net

E-mail：xiaobuhu1998@sina.com

沈阳市新友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幅面尺寸：142mm×210mm 印张：7 插页：3

字数：117千字 印数：1—10 000册

2008年6月第1版 2008年6月第1次印刷

责任编辑：单瑛琪

责任校对：范丽颖

整体设计：冯少玲

ISBN 978-7-5313-3327-2

定价：15.00元

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法律顾问：陈光

如有质量问题，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

MULU



目 录

- 一 八角城里的牛奶风波 / 1
- 二 山里娃送奶 / 11
- 三 牛之舞 / 24
- 四 山林大火 / 35
- 五 拇指牛 / 50
- 六 左犄角和右犄角 / 62
- 七 哑女的歌声 / 72
- 八 空中飞牛 / 85
- 九 起死回生面包厂 / 99
- 十 天敌 / 110
- 十一 智能天光鸟 / 122
- 十二 刑警喝彩牛擒人 / 134
- 十三 鳄鱼湖 / 147
- 十四 矮人谷 盲人谷 / 160
- 十五 哥哥的山洞叫“必穿” / 173
- 十六 鳄鱼之死 / 188
- 十七 汪洋大水八角城 / 199
- 十八 天大的惊喜 / 209



一 八角城里的牛奶风波

1

我们的县城，叫做“八角城”，你说好听不好听？

那么，八角城真有八个角吗？这我可就不知道了。因为我从未去过八角城。

我家在山沟沟里的星星峪，离县城二十八公里。通县城里的路是土路，不好走，再说我又特别忙。

你可能要问，你一个十二岁





的小男孩，忙些什么呀？

让我告诉你：我要上学，我要到梯田里干农活儿，我要跟哥哥拉大锯，还有，我要养好我家的乳牛黑白花儿。

我的哥哥叫冯大槐，是个教师，去年从师范学校毕业回来，就在我们村里教书了。原来我哥哥是以脾气好出了名的，嘴巴甜得像柿子，有人说哥哥见了毛驴都叫大叔。可他近来变了，脾气暴躁得像条疯狗，动不动跟我瞪眼。这家伙上课最爱和我作对，“冯小梨同学，板演！”我的算术不行，常常是步骤对了得数不对，“冯小梨同学，外面站着去！”每当这时候，他的眼睛就和我家黑白花儿的眼睛一般大……

我也留些心，竟发现这个家伙老是偷偷写信，老是讲究穿戴打扮，还对着镜子歪着嘴巴揪胡子，我敢说，他一定是早恋了。哥哥需要钱，可我们家的日子还不行，不富裕。我们没有钱翻新房子，他就抓时间自己干起木匠活儿，又弄窗户又弄门。他要我和他拉锯，锯了大木头又锯小木头，锯了长木头又锯短木头。木匠活儿是那么好做的吗？斧子锯子是很欺负陌生人的。砍深了，锯偏了，楔劈了，凿错了，哥哥就气得用木头棒子擂板凳。擂板凳还



不解气，有时候就擂牛，嘭嘭嘭嘭，擂得牛皮冒尘烟。

哥哥擂牛的时候，我气得不行，我心疼呀。木头擂板凳，板凳不疼，可牛呢？牛疼啊。“你——”我得替牛说话，“你干什么呀，你！你那活儿是牛干坏的吗？”在家里他可不是冯老师，我也不是冯小梨同学！

你不知道我是多么喜欢我的黑白花儿呀！

这是一头非常俊俏的牛妈妈，她的身材是匀称的，她的目光是温柔的，她的身上有黑白两种颜色，你可以说她是一头长着黑花儿的白牛，也可以说她是一头长着白花儿的黑牛。可是，这牛

好像永远不能归我，她属于哥哥。哥哥不让我这样，不让我那样，必须这样，必须那样，真没劲！我真盼着由我自己来养黑白花儿，我会把她养得天下第一！

哥哥瞪起比牛眼还牛眼的人眼，蛮不讲理，“她是牲口，打她几下还咋着？”

听听吧，这位教师哥就这样说话！他可是会讲“鸟美在羽毛，人美在心灵”的。

“牲口就可以乱打？你以为她是鼓吗？”我来夺他手中的木头棒子。他不但不松手，还推我拉我摇我，我就在他手背上用牙“吻”了一口……

在哥哥批准的时候，我常常牵上黑白花儿，到我们村北的灵芝崖下去吃草，到鹿奶河里去饮水。灵芝崖下的草，有三成米，是天下最好的草；鹿奶河里的水，有九成膘，是天下最好的水。黑白花儿的心里想什么，我都知道；我心里想什么，我想她也一定都知道。

有一天，我们星星峪传开了一个非常突然的消息——我的哥哥要到一个更加贫穷的地方去教书！

“哥，你说着玩吧？”我赶紧来问哥哥。我真怕他是说着玩的。

“我又不是小孩子！”他说得斩钉截铁的。又牛

眼了一下。

他说，他参加的是青年志愿者智力扶贫接力计划。他说那可能是值得记一辈子的事情。

我说对，我肯定也会记一辈子，牛肯定也会记一辈子。我还说智力扶贫可重要了，可光荣了。他说用不着你鼓励，用不着你表扬，我会写信跟新老师问你成绩的。他还说你就好好伺候牛吧，你再也没法在牛的面前说我的坏话啦！

我真乐坏了，我不计较这家伙说什么了。嘿，我这就有了黑白花儿呀！

没有不透风的墙，我听外人说，哥哥去远方，是他的女朋友先报了名。

我说：“哥，黑白花儿昨天晚上一夜没睡，是高兴啊。对，我来替她谢谢你！”

“哼，小梨你甭贱，我走了看不累死你！等我回来的时候，说不定我只能看到一对牛犄角！”

“你胡说什么！”我想踢他。

2

人到分别的时候就亲了。哥哥即将远行，爸爸、妈妈都难割难舍的。

我也难割难舍的，别看他平时老呵斥我。

哥哥得从县城上火车。

哥哥没有多少行李，我坚决地要送他。我一是送哥，一是想看看八角城。

这天，我对黑白花儿说：“黑白花儿呀，黑白花儿，那个成天捶打你的人要走啦，要到老远老远的地方去教书啦，你要不要有些什么表示呀？”

黑白花儿扭过头，看看哥哥，竟一步一步走过去，用湿漉漉的花鼻子蹭哥哥的手。哥哥一甩手，说：“哎呀腥气烘烘的，你可真是！”

我说：“冯老师你可真不懂事，黑白花儿这不是亲你吗？”

我决定带上黑白花儿送哥哥。我早早地给她梳了毛，擦洗干净犄角和蹄子，给她戴上一颗金灿灿的铜铃铛，又用好几种颜色的野菊花给她编了一条大项链。

“你干啥？拉牛送我？牛也想逛逛八角城咋的？”

这家伙真让人扫兴，死活不让我带黑白花儿送他。

我和哥哥出来，黑白花儿追着，一直走下了七级红麻石台阶，她还要往前走。我说：“伙计，你就回去吧，冯老师不用你送，有什么办法？在家

里等我吧！”

黑白花儿才停下脚，眼含深情地看着我们走了。黑白花儿真是好牛，她一点也不记哥哥的凶。

二十八公里的土路，我们走到过响。后来哥哥的脚打起了水泡，我沒事儿。我想，如果黑白花儿来就好了，哥哥可以骑她走。对于黑白花儿来说，哥哥那点分量算不了什么。

哥哥在教育局集合，将要在招待所住一夜才走的。我不能和人家同吃同住。我和他正式说了再见，说你在外边多保重，说我和黑白花儿都想你，就离开了招待所。我呢，嘿，真没出息，鼻子一酸，哭了。

哥哥说：“算啦算啦，你要要是从早好好拉锯不比这强？”

3

县城里面可真棒！连茅房里面都贴了瓷砖，比我家的屋子还漂亮！不论大街小巷，满世界都是水泥板，没土路！十字大街的每棵大树上都挂满了小灯泡，跟结了红果和枣儿似的，听说晚上“红果”和“枣儿”还要眨巴眼呢。

我们的县城真有八个角吗？我这回不看哪回看？
我打起赤脚，围着它跑了一圈儿。
八角城的周围没有一个角！
古人真是乱起名啊！依我说，应该叫做“无角城”！

八角城外是一条河，叫做虎羊河。虎羊河几乎绕着八角城兜了一圈儿，八角城有八座石桥，排一圈儿架在虎羊河上。

虎羊河可真是“羊”脾气，温柔极了，冲不坏岸，淹不死人，因为河里没有一滴水，连蚂蚁都淹不死。河床里尽垃圾，古老的护城大堤上，长着一片一片的驴耳朵菜，一片一片的青蒿子。

别看我身上没有钱，我还是脚步匆匆地在城里逛了起来。我看了好几个商店，看了一个新华书店，从门外看了好几个饭馆。后来路过一个幼儿园，它名字叫“小蝌蚪幼儿园”。我正咂摸这名字，小蝌蚪，多有趣呀，忽然，有一辆救护车嗷嗷叫着开了进去，一会儿又嗷嗷叫着开了出来，那急匆匆的相，就跟失了火似的，一溜风往南跑了。一位穿着肥衣肥裤的瘦老太婆和几位年轻阿姨骑着自行车追着，个个失颜落色，像考试作弊被老师一把抓了卷子。

怎么啦？出什么事啦？

我看街上有不少人，三个一堆两个一伙地在议论。

“不好啦，娃娃们喝牛奶中毒啦！”

“有三十多个呢！”

“又拉又吐，两头不闲，还犯抽筋哪！”

“牛奶贩子没一个好东西！”

“有一个就该抓一个！”

“有兑泔水的，有掺牛尿的，有搅淀粉糊糊的，心可黑着呢！”

“听说现在奶粉也不行啦，抽查都不合格，奶粉不含奶，喝了光放屁！”

“有的奶喝了，不长人光长脾气，跟吃枪药似的！”

“有的喝了还让人变懒哪，多坑人！”

我打听打听，人说送牛奶的都是城郊的。

城里人说，他们被他们骗得好苦。

不一会儿，三十多位妈妈、三十多位爸爸，三十多位爷爷、三十多位奶奶，三十多位姥姥、三十多位姥爷，急匆匆来到了幼儿园，又急匆匆折向了医院。

啊，这下“小蝌蚪”们可惨了！往肚子里送的



东西，怎能掺假呢？

我一下子就想到了我的乳牛黑白花儿！





二 山里娃送奶

4

星期天，我在灵芝崖下、鹿奶河边跟黑白花儿说，我要上八角城送奶去啦！这可把个黑白花儿乐坏了。她哞哞儿叫了三声，眉开眼笑呢。她这天的奶水特别多，汩汩汩，四个奶子挤满了两大桶，足有六十多斤。我用食指抿一些闻闻，嗍嗍，稠稠的酽酽的甜甜的香香的，叫人鼻子和肚子都饱了。

我带些干粮，把鞋插在腰带上，拍拍黑白花儿的脊背，说：“在家好好等我吧，咱要让八角城的人们尝尝什么是牛奶！”

哎——
担上牛奶一溜风哎——
我的牛奶香喷喷哎——
一心要上八角城哎——
咕咚咕咚你就喝吧——

我心里高兴，一路胡乱唱，反正也是自个儿听。

俗话说，路远没轻担啊，来到八角城，可把我累得够戗。一见汽车，我就想起了那天的救护车，“小蝌蚪幼儿园”里的“小蝌蚪”们咋样了？

我想，“小蝌蚪”是最需要喝好牛奶的。我在幼儿园门口放下担子，擦擦汗，紧紧裤带就吆喝：“好牛奶来啦——谁喝好牛奶哟——”

幼儿园里静悄悄的，不见一个人影。隔着宽宽的铁栅门，我能看到院子里有些木头马、木头长颈鹿和排成一圈的小飞机什么的，都一动不动，就是不见小朋友。可以肯定，它们是不喝牛奶的。我很想去和木头马们玩玩，可是我哪有时间呀？我想一定是我的声音不够大，就扯起嗓子，跷起脚儿，一连声地喊。喊着喊着，铁栅门里面一间小屋子就开出一个小方洞，探出一个秃脑瓜来，是个老头儿：

“你咋不学点儿好呢？”老头儿鼻子不是鼻子、

脸不是脸，很吃力地又伸出一条胳膊，跟轰蝇子似的晃着手，“你吵吵个啥？你能耐？就你会学叫唤？快走快走！”

我说老爷爷，我是卖牛奶的，不是吵着玩儿的。老头儿说你瞎胡扯啥，你这小毛孩吃奶还没吃够，卖个屎壳郎！

我把奶桶往他跟前担担，“你看看，这不是牛奶是啥？你说，咱们俩倒是谁瞎胡扯啦？”

老头儿倒是看了看，可是一点儿也不同情人。“走吧走吧，牛奶！”看门老头儿还是轰蝇子似的晃着手：“不提牛奶不头疼！”哆！小方洞堵死，秃脑瓜不见了。

我就是不想离开小蝌蚪幼儿园！我就是要把牛奶卖给他们喝！我就是要吆喝！

小方洞又打开了，那颗秃脑瓜又钻出来了。他牙痛似的长吸一口气，不耐烦透了，“走吧走吧！礼拜天，你叫唤个啥！”

